



听板

罗萌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叫板



罗萌
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叫板/罗萌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5
ISBN 7-5302-0828-4

I. 叫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5126 号

叫 板

JIAO BAN

罗 萌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80 × 1230 24 开本 13.25 印张 292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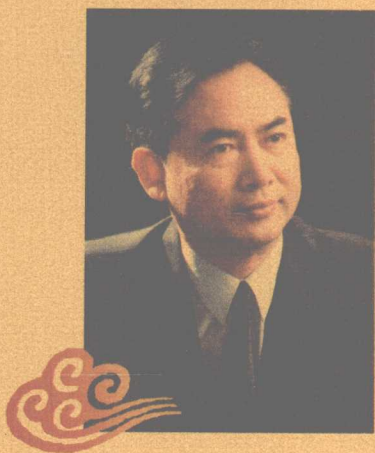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8 000

ISBN 7-5302-0828-4

I · 794 定价: 26.0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

罗 萌

蒙古族，1943年生。中国作协会员，
海口市文联副主席。

主要作品：“罗萌国粹系列长篇小说”
《梨园风流》、《丹青风骨》、《杏林风骚》（人
民文学出版社），长篇小说《无奈的落花》
（作家出版社，与人合作），长篇小说《不
好玩的情人游戏》（作家出版社），文艺理
论著作《艺术情境定式法》（辽宁大学出版
社，与人合作）等。其《梨园风流》、《丹
青风骨》、《杏林风骚》获第三届人民文学
奖提名奖，《艺术情境定式法》因填补了艺
术发生学领域的空白，获1995年辽宁省政
府优秀图书一等奖。



为了遗失多年的梨园梦（代序）

—

二〇〇一年深秋，应《十月》杂志社之召，去武夷山出席一个会，巧遇四十年前阜新戏校一位老同学，正携老伴儿来旅游。倏忽半生，恍若隔世，便伴着武夷茶香与他聊起了当年。

聊到一位叫金效梅的老师，他告诉我，金老师“文革”中自缢身亡。原因是他解放前有过孟浪劣迹，曾与某资本家三姨太有染，被造反派揭发批斗后，没了面子，才寻了短见。

这件事，对我触动很大，我记忆中的金老师，是位非常敬业、艺术造诣极精湛的前辈，他曾给梅兰芳先生傍过二旦儿，在梨园界颇有影响，系泰斗级大师。对我辈后生也颇有提携耐心，是我当年梨园生涯中得益最多的师长。曾教我许多做人从艺的道理，一直是我心中最亮的一盏明灯。

他的噩耗，让我感伤。

当晚，不能寐。心里一直想着金老师的仙去，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，却一时又不知从何下笔。

二〇〇二年五一节，举家于海口皇冠温泉酒店度假，晚上看电视，无意间看到一出京剧老戏《凤还巢》，扮彩旦的演员颇会哗众取宠，但脸上、嘴里、身上、脚下都明显欠着火候儿，就显得太“闹”，缺少应有的含蓄之美。情不自禁联想到恩师金效梅也曾反串儿过同一角色。那眼神、那嘴里、那身上、那脚下无一不透着深厚的艺术功力，却又不露卖弄痕迹，一颦一笑，拿捏得极有分寸——哗众而不“闹”，取宠又不过，深谙含蓄之道。两

人艺术效果反差之大，令人生出无限感慨。就一下子找到了写金老师的感觉。当晚，趁着灵感纵横走笔，度假结束之日，一篇四万余字的中篇小说已告完成，这就是刊于当年第五期《十月》的《壶里乾坤》。

二

二十世纪的一九五八年，全党全民大跃进，刚考进初中的我，今天跟着老师背着行李下乡去“搞深翻，放卫星”，明天跟着老师敲锣打鼓上煤矿去“促高产，放卫星”，后天又响应学校号召，翻出家里所有铁器，手提肩扛弄到学校去“大炼钢铁，赶超英国放卫星”，几乎折腾一个多学期没正儿八经上过课，就觉得这学是上不得了——整天这么不务正业，还不如干脆……

正巧，阜新市戏曲学校招生，学京剧，还管吃管住，就悄悄报了名。一考，还真考上了，从此，就开始了我的梨园生涯。

当时，阜新是座很小的塞北城市——一个公园两个猴儿，一条马路俩岗楼儿，人们戏称“阜新大屯”。几十万人口靠着一个煤炭矿务局、一个火力发电厂求生。自嘲“煤电之城”。

城市虽小，京剧团却不小，近百人中名伶荟萃——团长毕谷云是五大名旦之一徐碧云先生的得意高足，功青衣刀马花旦，是当时京剧界风头正盛的著名男旦，拿手戏是《绿珠坠楼》、《红娘》、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》，其中《绿珠坠楼》里的“大吊毛儿”，三张桌上凌空翻下，足以码倒天下大武行，可见深得徐碧云先生真传。傍毕谷云的小生周承志，受业于梅兰芳先生的老搭档、小生泰斗俞振飞先生，因其“活儿”好块头儿又大，曾被程砚秋先生相中，力邀他给自己傍角儿，却因周与毕谷云早有长期合作契约在前，未能满足程先生之愿。挑大梁老生宋玉声，乃五大须生之一雷喜福先生入室弟子，曾搭荀慧生先生戏班儿与荀先生联袂合作，唱功做功兼长，王帽戏与衰派戏皆其拿手，《四郎探母》的“嘎调”、《四进士》的“白口儿”，特别是《打棍出箱》的甩发功夫更是一绝——可以垂直立起再均匀四散落下，每次露演都会赢得满堂喝彩——他后来成了我的师父。挑

梁武生王长山，毕业于程砚秋先生创办的中华戏校，不光长靠短打无一不精，一条金嗓儿也响遏行云。当时，他是主管业务的副团长，每有主要演员临时缺席，他都责无旁贷主动救场“钻锅”——《铡美案》来过前王延龄后包拯，《武松打店》来过孙二娘，《瓦岗寨》又来过程咬金。生、旦、净、丑，来啥像啥，啥都地道。他后来在电影《节振国》中扮演党代表胡长发，至今备受业内好评。小花脸头牌演员张和元，也是中华戏校的高材生。文丑、老丑、方巾丑、袍带丑、茶衣丑，以及彩婆子样样拔尖儿，嗓门儿倍儿亮，张口必有彩儿，《盘丝洞》里猪八戒的杂耍儿串唱，他先唱单弦儿名段儿《风雨归舟》，再唱《大葫芦》，句句精彩，韵味十足，不知曾颠倒多少看客……

这些大牌儿主演不要说在当时的塞外小城阜新，就是在当时的北京天子脚下，也都称得上响当当“够份儿”的“角儿”。他们所以落在了阜新，完全是因为当时文化部突然宣布的冻结演员流动的政策，如同一根机器上的链条儿，转着转着突然停了电，让他们紧赶慢赶偏偏停在了阜新这个节骨眼儿上。这对他们本人虽然是个猝不及防，可对阜新小城的戏迷来说，实是天赐的福分。

守着这群大牌儿名伶耳濡目染，外加金效梅老先生那批泰斗级教师的悉心栽培，阜新戏校也很快成长起一批在全国颇叫得响的梨园新秀——比我早一届的李国萃，是梅兰芳先生最后一个弟子，许多拿手戏均出自梅氏真传，一直为梅葆玖、李慧芳等梅先生身后的梅派代表人物所青睐，现为辽宁戏校梅派艺术的掌门人。比我晚两届的迟小秋，被程砚秋先生的弟子王吟秋先生收至门下，成为国内最早荣获梅花奖的程派传人，现为辽宁京剧院的挑梁青衣，颇受程迷们追捧。比我早一届的顾景荣，原习武生，后改老生，被“南麒（周信芳）北马（马连良）关外唐（唐韵笙）”的唐先生收为关门弟子，现为沈阳京剧院唐派艺术的代表人物……

可以说，阜新虽是经济小市，却是京剧大市。是个京剧界的知名码头，也是我印象中京剧人才辈出的风水宝地。

三

我出生在锦州父亲宦游任所，父亲原是受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军内的地工人员，但他与上级一直是单线联系，而辽沈战役解放锦州期间，他的上级突然失踪，便没人再能证明他的真实政治面目，其后的“镇反”运动中，理所当然被捕入狱。这样，我不到六岁就成了“历史反革命”子弟。

如果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，不发生彭德怀上“万言书”事件，如果毛泽东主席不针对此事件提出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伟大号召，我的“历史反革命”子弟身份也许于吃戏饭并无大碍，但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口号一经提出，情况就大为不同了。当时，阜新京剧团里也有人会对大跃进不满，但还没敢给谁上个“万言书”去找不自在，只是私下发发牢骚而已。但上边儿让反右倾，开展强化阶级斗争观念教育，就得开会，学习文件，畅谈心得，也就有人因此而把私下的牢骚扯到了会议桌上。于是，党支部书记就抓住了“阜新京剧团里的彭德怀”。被抓的人不服气，就和党支部书记顶起牛儿，一些不懂政治为何物的心直口快者也纷纷替被抓者鸣不平，如此一来，党支部书记更加恼火，事态便迅速扩大，最后，竟导致文化局派下工作组来抓“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”。前前后后一个星期，就将一个唱里子老生的、一个唱二路小花脸的定为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，开除公职，送去劳改。并同时宣布，有两个学员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，此次反右倾运动中，也有现行言论，但考虑人还年轻，不能不给悔过机会，故从宽发落，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——留团察看、监督劳动一年。这其中的一个人就是我。

直到宣布完处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天条，招谁惹谁了——整个运动中，我一直按小字辈儿身份规规矩矩约束自己，一分钟不迟到，一分钟不早退，一句话不乱说。因为在一个比一个有“份儿”的一大群师长面前，自知是上不了台面儿的丑小鸭，哪儿敢大声喘气儿呀！

最后，还是从团支书、我的师兄那儿问清了我的“罪状”——有一天，演现代戏《杨靖宇将军》，打住戏后，团支书、我的师兄要求青年学员

练夜功，说这是“持续跃进”的需要。有人提意见说，天儿这么晚，肚子也饿了，怎么练哪？他听我当时在旁也说了句：肚里没食儿怎么抗日呀？这就意味着我和提意见的那个学员，一唱一和攻击团支部组织的文艺大跃进，反对练夜功，因而“性质是极为严重的”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——他说的事儿的确不假，当时，我确实是说了“肚里没食儿怎么抗日”这句话，可那是在《杨靖宇将军》里扮演叛徒的一句台词儿。那会儿只是脱口而出，既没有呼应那个提意见学员的动机，也没有针对团支部号召练夜功一事表示不满的念头，只是下意识的吼那么一嗓子罢了。此前，我的这位师兄为此已经找我谈过话了，我也对他解释清楚，以为没事儿了，谁知，最后他还是揪住不放，整了我一下。

后来，经别人提醒我才豁然明白——原来，我的这位师兄整我的真正原因，并不在于我说了什么，没说什么，而是他正在追求一个女学员，而这名女学员不爱理他却偏偏爱往我身边儿凑……

那年，我十九岁。

十九岁的我，才开始明白“运动”二字的民间含义。

四

三年后，我二十二岁，又赶上一个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不叫运动的运动，具体印象好像就是各条战线一齐大精简——把大跃进跃出来的冗员再都裁下去。

由于监督劳动并未妨碍那个女学员向我靠拢，这回，我的师兄又换了招术，他以青年演员队队长的名义，首先把我列在青年演员队该精简人员名单之中。

不久，正随团在外地演出的我，接到团人事干事的电话，让我速回团里找他报到。同时接到电话的还有另外几名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员。

人事干事让我们先到财务室领取“工龄补助”，我们不明就里，反正给钱又不是要钱，就领了。然后人事干事才说，国家现在有困难，各条战线都得减人，经团领导研究，报局里批准，你们几个今后就不要再来上班了。

我们问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团里大大小小那么多领导，为什么没一个人和我们谈？

人事干事笑笑说，我现在不正在和你们谈吗？

有人问，精简我们的理由是什么？总应该让我们知道知道吧？

人事干事说，算了，你们领完钱，签完字，就说明你们对精简没有意见了，再纠缠什么都没有用了。现在强调阶级斗争意识，你们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家庭出身……

我就这样结束了五年多的梨园生涯。

五

转眼二十几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

我下乡、回城，当编辑、编剧，再下海，远走天涯海角，移居海南后，再没时间关注京剧、关注梨园。有一度，我几乎完全忘记自己曾经吃过那么几天戏饭。

一九九二年前后，当我以企业家身份再回东北建立企业分支机构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淡忘已久的京剧又蓦然出现在我的视野。

那天，在沈阳的一家豪华酒店与朋友共进晚餐，忽闻伴餐演出的报幕员报：下面请××京剧院著名演员某某某演唱《智取威虎山》选段——“打虎上山”。

某某某?! 这不是我当年在阜新戏校的同学吗？

果然是他！曾经一个宿舍住过、一个练功房练过功的老同学。他一边唱，一边到各餐桌与就餐者握手，逐桌收取小费。来到我的餐桌时，一眼认出了我，先是有些惊诧，接着又有些尴尬，我赶紧从衣兜里扯出几张百元人民币塞进他手里，他稍微推辞一下还是收了。然后深深一躬到地说，谢谢老同学！便又转身到其他餐桌去了，直到演出结束再没露面。

买完单，正欲起身离去时，某某某又走了过来，看来，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，似乎有话要和我谈。我们就围着餐桌聊起来。

他告诉我，省里成立样板戏学习班时，就把他和另外几个阜新的同学

借调上来，“文革”后又给他们办了正式调动手续，现在他们都已是××京剧院的头牌主演，可京剧危机，票房萧条，演啥都没人看，政府又逐年断奶，拨款越来越少，眼下只能领百分之五十的工资，不少人都改行去开饭店、开茶馆儿、办美容院，有的干脆把工作关系调出京剧院，改行干别的去了，比如我们一个唱花旦的同学，调到沈阳铁路卖车票去了。另一个同学说他不会干别的，就只能来酒店伴餐卖唱，到歌厅清唱，为稻粮之谋，顾不得许多了。

听了他的介绍，我的心有些沉重，不管怎么说，京剧是我的初恋。虽然她让我伤过心，但我不希望她衰败，更不忍心看着她消亡。

我问阜新那个偏爱往我跟前凑的女学员现在情况怎样？他告诉我，她到底还是嫁给了我的那位师兄！现在，我的师兄是团长，那个女学员是主演。但剧团开不出工资，人心散了，不少人不上班了，团长和主演都变成了光杆儿司令，也就无所谓团长和主演了……

我再没什么可问，只觉得嘴里心里说不出的苦涩。

他却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我，你家老爷子的历史问题解决了么？

我告诉他，一九八九年五月，在我父亲服刑二十三年，被邓小平“文革”复出特赦又十四年后，当初审判他的××法院经过反复调查核实，正式承认了他“确属于我方工作者”，并撤消了一九五二年对他的错判。

他听完后笑了，我也笑了，笑着笑着，都演变成京戏里老生的那种仰天大笑。

六

一九九八年，我从企业退居二线，半工作半退休，拿出主要精力投入国粹系列长篇小说创作。

二〇〇〇年十月，我的“罗萌国粹系列长篇小说”第一辑《梨园风流》、《丹青风骨》、《杏林风骚》三部长篇，总共一百三十六万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二〇〇一年五月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之即，第三届人

民文学奖颁奖同时举行,《梨园风流》、《丹青风骨》、《杏林风骚》三部长篇获提名奖。

但是,在中国作家协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“罗萌国粹系列长篇小说研讨会”上,作家、评论家更感兴趣并热情称道的却主要是《梨园风流》。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认为,《梨园风流》是三部长篇中写得最好看的一部。邓友梅、张炯、李国文、陈建功、杨义、何西来、蔡葵、何镇邦、徐城北、吴秉杰、云德、胡平、周政保、白桦、孙郁、李洁非等著名作家、评论家都著文对《梨园风流》给予热情肯定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更是毫不含糊地指出:《梨园风流》人物奇特的命运带着丰厚的京剧文化行李,以生命的头颅去撞击不同时代的沉重的时空板块,于惊涛拍岸处不时发出痛苦的悲壮的生命绝叫,其艺术匠心足以动人心弦。以致我们这样推想,如果不是这位作家写出,以后很难找到一个人把它写得如此本色当行了……

这些赞许对我本人的主要意义,是帮我认清了自己,认清我的这支笔无论触及多少国粹题材,最终能真正打动读者、拨动读者心弦的,却只有京剧题材的这部《梨园风流》。这一点告诉我,无论我意识到意识不到,当初五年多梨园生涯的那些喜怒哀乐,早已深深溶入我的灵肉之中,所以,大半生来,离不开它,离开多长时间,多远距离,都没能割断我对它刻骨铭心的眷恋,尽管这种眷恋我并不是总能自觉感受得到,但它是明白明白存在于我的笔端的。

于是,我知道了自己当初的梨园旧梦并没有死,它一直休眠在我的心底。一旦苏醒过来,血依然是热的。

七

《壶里乾坤》发表后,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、《辽沈晚报》先后选载与连载。还获得海口市文联颁发的该年度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。

《十月》主编王占君先生说,《壶里乾坤》反响不错,再写几篇吧。

我就又写了《一不留神》。其中的主要人物、情节与灵感均来自沈阳

就餐与老同学那次意外邂逅。

小说发表后，《十月》编辑部接到一些读者的电话，询问作者是何许人也？何以对京剧如此熟悉？

作品能受到读者的关注，这是对作者的激励，就觉得自己真是应该在梨园题材上继续写下去——算是重圆遗忘多年梨园旧梦的一种方式吧。

就又写了《验明正身》、《不由恒蹊》、《空门秋月》和《“透通”师祖》等篇什。

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我不敢自诩，但社会学价值还是心里有底的——因为许多往事都是亲身经历的，许多感悟都是苦苦思考的所得。

梨园，曾是我放飞梦想的伊甸园，不管遭遇过多少委屈和伤害，她永远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心灵家园。

二〇〇〇年春节后，发现京城开了家“粉墨浓妆”京剧彩照服务之所，便一鼓作气去拍了十二出戏总共六十张剧照，有《借东风》的诸葛亮、《打渔杀家》的萧恩、《四进士》的宋士杰、《满江红》的岳飞、《打登州》的秦琼、《淮河营》的蒯彻、《上天台》的刘秀、《野猪林》的林冲、《大闹天官》的太上老君等，被“粉墨浓妆”的老板，挂在长安大戏院前厅三年多，与于魁智、李胜素的剧照挂在一起，心里获得极大的满足——一尝当年夙愿，不亦乐乎！

现在，《叫板》即将付梓，从这些剧照中选出几幅，配发其间，也算是对梨园旧梦的又一种补偿吧。

来生若有机会，我还会投梨园之胎，做梨园之人。

那时的梨园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
罗 萌

二〇〇五年十月五日

【罗萌】

饰演人物表





在戏梦人生的起伏
和悲欢里，描写了
艺人与票友对京剧
的多舛命运与个人
的沧桑变迁。

【打渔杀家】萧恩



【借东风】诸葛亮



